

《2023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

所传递的主要信息

2023 年是努力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工作的中点。全球毒品乱象继续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具体目标的实施以及促进和平、安全和人权的努力构成挑战。

- 世界毒品相关挑战正在阻碍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所有领域的进展，包括和平与正义、健康与人权以及环境与平等。
- 必须加强预防和获得循证治疗以及艾滋病毒和肝炎治疗服务的机会；否则，与毒品相关的各种挑战将使更多人掉队。
- 执法对策需要跟上异常灵活的犯罪商业模式，以及合成毒品的扩散，这类毒品廉价而且易于投入市场。
- 在药物监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医疗用途方面，必须始终将公共健康列为优先事项，同时各国必须加大研究投入，监测相关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并为采取对策提供参考。

主要发现和可能的对策

不平等、差距、公共健康和人权

不平等以及社会经济差距继续助长毒品乱象，并受其影响，对公共健康和人权构成威胁。全球北方与南方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以及各亚群体之间的差距均加剧了毒品危害。

- 在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管制药品的获取和供应方面存在的差距仍然没有消失。2021 年全球 86% 的人口生活在那些医疗用途的阿片类药物供应量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国家。
- 吸毒病症与其他精神健康状况密切相关：精神健康状况会增加罹患吸毒病症的风险，而如果在医疗监督之外服用药物，则有可能加剧精神健康问题。据估计，全球八分之一的人口被诊断存在精神健康状况，因此，在预防吸毒和戒毒治疗时需要处理精神健康问题，这已日益成为一个优先事项。
- 青年仍是最容易沾染毒品的群体。在全球范围内，2021 年 15 至 16 岁人群的大麻使用年流行率为 5.34%，而成年人则为 4.3%。吸毒对青年也尤其有害。在一些区域，青年受物质使用病症的影响更为严重：在非洲，接受戒毒治疗的人群中有 70% 的人年龄在 35 岁以下。
- 治疗毒品相关病症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满足，在获取治疗机会方面的差距仍然存在。在全球范围内，2021 年约有五分之一的吸毒病症患者接受了治疗，各区域之间以及所接受治疗的类型和质量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并非所有形式的治疗都尊重人权或循证开展。女性在获得戒毒治疗服务方面遇到障碍：2021 年，在过去一年使用过苯丙胺类兴奋剂的人群中有 45% 是女性，但接受治疗的人群中只有 27% 是女性。总体而言，亚洲和非洲女性接受戒毒治疗的比例最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次区域以及北美洲的比例最高。
- 在 2019 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大流行期间，服务提供受阻，导致一些人无法获得治疗或其他相应服务。在 COVID-19 大流行前后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报告治疗提供总量的大多数国家注意到，在 2018-2019 年和 2020-2021 年期间，接受戒毒治疗的人数有所下降，在 2020 年至 2021 年期间进一步下降。
- 吸毒模式不同，服务获取机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治疗提供方面的不平等。尽管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开始的服务提供创新似乎已经产生了早期效益，但由于数字鸿沟，挑战依然存在，特别是在某些地理区域以及包括无家可归者和注射吸毒者在内的某些难以触及的边缘化群体中。其他边缘化群体，例如曾被判刑监禁人员、因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流离失所者以及性工作者，在获得服务方面面临其他障碍。此外，边缘化群体吸毒的强度可能更大，从而更有可能面临持续危害、复吸和其他相关健康后果。例如，在 2020 年注射吸毒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是非注射吸毒相关风险的 35 倍。注射吸毒的女性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是男性的 1.2 倍。

- 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模式。例如，在一些农村地区，非法毒品种植和贩运为其他犯罪创造了机会，包括影响环境的犯罪，而贫困和弱势群体则陷入恶性循环，无法确定是否有机会获得资源和法治。例如，在亚马逊流域的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三国交界地区，贩毒组织日益侵犯农村人口的人权、安全和福祉。

可能的对策：

至关重要的做法是，对吸毒者特别是弱势和边缘化群体提供连续护理，减少在获得治疗和综合服务方面的不平等和差距，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吸毒对公共健康和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

- 需要开展立足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大规模预防吸毒举措，减少吸毒病症增多的风险，在考虑到目前心理健康状况的高流行率的情况下，尤应如此。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要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使用毒品的倾向更强，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付出的代价更高，因为他们更有可能患上吸毒病症。
- 为了取得成效，提供治疗服务的方法须自愿并且立足人权。随着毒品乱象不断演变，会员国将需要加倍努力，确保全球和国内以及所有亚群体均有机会获得经证明可减少吸毒病症的优质服务。
- 减少吸毒者背负的污名将促使需要戒毒治疗和干预措施的人员更容易获得这些服务并提高其效力。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已在减少获得服务的障碍方面取得了进展，这显示了吸引和留住病人的希望。
- 鉴于吸毒状况最严重的特定群体遭受不成比例的伤害和在获得服务方面面对的巨大差距，需要做出更多努力来设计和实施针对人群具体需求的政策和方案。重要的是，要为那些无家可归者、性工作者、遭受创伤者和其他在获得服务方面面临障碍的人员，包括患有其他精神健康共病的人员、目前和曾被监禁的人员以及孕妇，量身定制方案。
- 在预防和治疗吸毒病症的努力中应处理精神健康问题，这一点需要予以更多的重视。目前涉及迷幻剂的科学研究和临床试验表明，迷幻剂具有治疗一些精神健康状况的潜力，但医疗监督是确保其益处同时限制危害的关键部分。
- 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创下新高，这就要求在提供预防吸毒举措与戒毒治疗和服务方面加大投入，以便在人道主义环境下持续提供护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公共健康和社会的不利影响。
- 需要作出政治和财政承诺，扩大干预措施，应对结构性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有害的社会文化规范、基于性别的不平等和性别暴力，这些正是导致艾滋病毒和肝炎在吸毒者当中流行的原因。

非法毒品经济、多种犯罪、流离失所和冲突

非法毒品经济、多种犯罪、流离失所和冲突正在加速环境破坏和人权状况退化，特别是在那些弱势群体当中。

- 正如大会 2022 年第 76/300 号决议所确认的那样，毒品贩运正在加剧犯罪威胁，对弱势社群造成危害，导致其安全和生计权利以及生活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中的权利状况退化：
 - 在亚马逊盆地，毒品贩运和生产与破坏环境和社会的非法或无监管活动相互交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为这些活动提供资金。在亚马逊的一些地区，这些活动包括非法占用土地和放牧、非法伐木、非法采矿、贩运野生生物和其他影响环境的犯罪。
 - 土著民众和其他当地社区陷入亚马逊盆地的犯罪网络中，遭受流离失所、汞中毒和其他严重的健康影响，并更加容易遭受暴力侵害和沦为受害者。
- 在冲突和流离失所的背景下，加之经济放缓、通货膨胀和其他相互交织的危机，毒品挑战正在构成更大的威胁。在 2022 年的前六个月间，全世界共有超过 1 亿人被迫流离失所，创下新的纪录：
- 预防和治疗流离失所者的吸毒病症已变得更具挑战性。此外，被迫流离失所者属于边缘化群体，他们遭受身体和心理创伤，社会经济脆弱程度升高，罹患精神健康和物质使用病症的风险加大；

- 在供应方面，可能进行的毒品生产和贩运活动加剧了受冲突影响地区的不稳定循环。乌克兰的武装冲突使得海洛因和可卡因的运输路线发生转移，但同时正在出现各种新的威胁，合成毒品的制造和贩运活动有所增加。在萨赫勒地区，非法毒品贸易通过“税收”为非国家武装和叛乱团体提供资金，以此换取保护。在海地，可卡因和大麻贩运者利用边境地带的各种漏洞进行贩运，而那些全副武装的犯罪团伙更以港口、高速公路和关键基础设施为其贩运通道。

可能的对策：

对环境以及偏远和脆弱社区造成了危害，需要在地方和国家层面采取更加一体化的对策打击非法毒品经济。

- 对遭到贩毒者和其他犯罪行为使用或利用的脆弱环境加以保护，使得问题的复杂性加大，为此需要作出综合努力，应对会员国面临的与毒品有关的挑战和环境挑战，特别是亚马逊盆地的会员国和那些在各自境内有重要和濒危生态系统的其他国家。
- 为地方和土著社群量身定制的社区一级干预措施应根据《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保护其享有健康和安以及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同时满足其需求并提供非法经济的可持续替代办法。
- 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战略来打破不稳定的循环和法治受限，这些因素使得贩毒者和其他犯罪分子能够掠夺弱势群体和地区。
- 需要对乌克兰和海地等脆弱国家和处于冲突中的国家持续进行监测和提供支持，防止非法毒品经济的发展或扩大助长冲突和不稳定或阻碍复苏。

植物类毒品供应中的合成物和新情况

非法毒品制造和贩运活动中的合成物和新情况对司法对策构成挑战。

- 非法毒品市场正在迅速转变，在一些区域甚至是彻底转变，合成毒品日益成为主导。制造合成毒品成本低廉，而且简便快捷。由于合成毒品不受限于种植地域固定的作物，而是使用各种前体，因此供应可以转移到离消费市场更近的地方，被缉获的产品可以迅速被替换，从而使禁毒执法工作受挫：
 - 甲基苯丙胺是目前世界上主要的非法制造的合成毒品，犯罪分子正在采用新的合成技术，建立新的业务基地，并使用不受管制的前体来规避执法和监管对策；
 - 作为强效合成阿片药物的芬太尼正在改变北美的毒品市场，导致吸毒者吸毒过量的情况大量出现。2021年北美有近9万例涉及阿片类药物的使用过量死亡事件，其中大多数涉及非法制造的芬太尼类物质。
- 经过几年的相对稳定后，2021年报告涉及合成来源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缉获数量和缉获量有所增加**，比上一年增加了40%，达到19吨。根据初步数据，现已确定了1,184种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并由相关机构进行监测。
- **前体化学品的供应和在线通信平台的使用**降低了犯罪分子的进入门槛，使得非法毒品制造更加灵活、模块化和技术化。可以很容易地在线获得信息了解关于合成毒品的合成制造方法，这使更广泛的制造活动成为可能：
 - 对暗网交易的分析显示正在向批发分销转变，而零售交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似乎正在增长。对暗网市场区块链交易的研究表明，平均交易价值从2018年的约100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500美元，与此同时，活跃买家和总体交易数量显著下降。
 - 吸毒者自我报告的数据表明近年来转向社交媒体平台购买毒品，特别是大麻、可卡因和“摇头丸”，但新型精神活性物质仍在更大程度上通过暗网平台买卖。
- 分散的供应链和联系松散的犯罪团伙正在推动**毒品供应扩大**，特别是可卡因，出现了新的中心和市场，传统市场的使用也在增多。贩运团伙不再那么僵化和等级森严，而是更具创新性和适应性。犯罪团伙的组织或运作方式的转变可能使其不容易受到传统执法干预措施的影响，因为供应链或产品的一部分可以被替换。

- **最新数据显示，非法古柯和鸦片种植接近创纪录的水平，但阿富汗的毒品禁令可能对该国 2023 年的鸦片收成产生影响，增强了替代发展努力的必要性。**2022 年全球鸦片产量仍高达 7,800 吨，主要受阿富汗高产量的驱动。世界第二大可卡因市场西欧的市场动态，加之可卡因来源地生产效率提高，引发了可卡因制造量随之增多，2021 年达到创纪录的 2,300 吨。

可能的对策：

犯罪团伙和贩运者使用的战略和策略不断变化，脱离了传统的生产方法和模式，这就要求执法战略更具针对性和战略性。

- 贩毒团伙越来越分散，仅涉及毒品供应链管理的一部分，为此执法行动只有针对更广泛的非法市场生态系统，而不是针对单个组织或单批货物，才能取得成效。这需要在各国执法机构内部和之间进行复杂的业务分析和建立信任，以便分享情报，确保在需要时顺利迅速地开展国家和国际合作。
- 鉴于通过集装箱运输经水路和海路贩运毒品的情况增多，港口仍是毒品跨境走私的重要节点，因此需要对潜在要塞进行更有效的控制。
- 针对使用新方法在新区域继续扩大合成毒品制造活动的情况，需要为此而加倍努力监测毒品市场的变化，并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加以应对，以期减少获得前体化学品的机会和在线采购。
- 禁毒行动对供应的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小，因为犯罪团伙可以很容易而且廉价地替换被缉获的毒品。因此，执法部门在评估市场所售毒品的成色和类型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可促使更好地了解供应方转变战略的方式和吸毒者所面临的风险。
- 提高对化学品获取问题的重视，包括加强对大型工业的监督和遏制腐败的努力，这对减少供应制造合成毒品所需的投入至关重要。
- 对阿富汗、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秘鲁和其他非法种植毒品的国家的农民来说，替代发展仍是减少供应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柱，目的是促使摆脱毒品经济，实现可持续生计。
- 阿富汗 2023 年的非法鸦片种植可能大幅减少，其中所获裨益将惠及全球，但该国许多没有其他创收手段的农民将为此付出代价。各方责任分担，需要捐助方，特别是那些将从阿富汗海洛因贩运减少中受益最大的捐助方，紧急向阿富汗农村地区的民众提供支助，帮助他们摆脱非法鸦片种植，发展生计。

受管制药物的医疗使用框架

关于使用受管制药物治疗精神健康状况的新近研究表明，这种治疗方法具有潜力，但如果不把公共健康优先于商业利益，则监管机构就有可能加剧伤害。

- 在一些司法管辖区，使用**迷幻剂**治疗精神健康病症和物质使用病症的临床试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这给人们带来了一些希望，即这些化合物可能会有效治疗某些难治性心理疾病。然而，**快速的发展步调**同时也增加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不区分具体情况而将这类物质一概视为“安全”或无害的风险，这反过来又会鼓励不受监督的非医疗使用行为。
- 在发展新的合法药物市场并从中获利的商业利益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公共健康问题**仍是一项挑战。如果医疗使用框架设计不完善，资源不足，无法确保医疗用途药物的获取和供应，则这些方法可能会造成供应受限或治疗转用于非医疗用途，从而助长非法市场的形成。
- 目前正在采取各种方法来监管**大麻的医疗使用**。监管者在界定医疗市场时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市场的疏密程度。允许进入医疗市场的产品类型、谁可以为市场生产以及谁可以在哪些医疗条件下有机会使用大麻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可以决定医疗大麻制度的规模和范围。

- 可以设计监管方法，确保充足供应安全有效的产品，同时在合法医疗需求方面设定限制。此类方法还可以限制可能的溢出后果，防止药物转入非医疗或娱乐用途市场。

可能的对策：

目前正在各司法管辖区考虑扩大精神活性物质的获取机会以便用于越来越多的治疗时，完备的监管有助于决定药物总体状况，限制挪用他途，缩小非法市场并减少公共健康危害。

- 在对出于医疗目的获取大麻进行监管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由于这种监管的性质，会产生多种不同的结果。
- 针对在特定条件下销售的产品的管制政策较之那些考虑商业利益的政策，在限制非医疗或娱乐用途方面似乎更为成功。
- 随着迷幻剂研究方面的进展，指导适当使用新型疗法的法规和政策将对防止无监督使用或转用的意外后果至关重要。

各种毒品动态简介

| | 需求情况 | 供应情况 | 关键问题 |
|-------|--|--|---|
| 大麻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大麻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常用的毒品 2021 年估计有 2.19 亿人使用大麻，占全球人口的 4% 在过去十年中，使用大麻的人数增加了 21% 大麻的使用现象仍然是在北美洲最多，2021 年 15-64 岁人口中有 17.4% 使用这种毒品 在非洲，大麻仍然是大多数戒毒治疗人员关切的主要毒品 各区域和次区域大麻使用者中女性所占百分比不同，从亚洲的 9% 到北美洲的 42%（2021 年）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定性评估表明，大麻种植在 2021 年继续增加，尽管速度低于 2020 年 大麻脂的缉获量在 2020 年创下历史新高后于 2021 年下降，但仍然是有史以来报告的第二高水平 大麻草的缉获量在 2020 年大幅增加后于 2021 年下降，跟随过去十年在北美洲缉获量大幅减少而推动的下降趋势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封锁期推动大麻使用量和使用频率增加 大麻在全球毒品相关危害中占很大比例，部分原因是其使用流行率高：估计全球 41% 的吸毒病症病例是大麻吸毒病症（2019 年）。2021 年，约有 46% 的国家报告大麻是与吸毒病症相关联最多的毒品，34% 的国家报告大麻是涉及戒毒治疗人员的主要关切毒品 有证据表明大麻素在治疗一些疾病方面有其功效，但对于其他许多疾病，证据有限。许多国家都对医用大麻作出了规定，但这些国家对医用大麻的监管办法差别很大 |
| 阿片类药物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021 年估计有 6,000 万人使用阿片类药物，占全球人口的 1.2%。其中一半在南亚或东南亚 在 2021 年使用阿片类药物的人当中，估计有 3,150 万人使用阿片剂，主要是海洛因 2021 年全球阿片类药物使用水平保持稳定，2017-2019 年略有增加 在 2021 年接受戒毒治疗的所有人中，约 38% 的人说到阿片类药物是其吸毒主要使用的毒品 阿片类药物仍然是最致命的一类毒品，占与毒品直接相关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二（大多数是过量使用） 与大多数其他毒品相比，2021 年滥用阿片类的人当中女性比例明显较高（47%），而女性在所有阿片剂使用者中的总体比例较低：25%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022 年，全球罂粟种植面积增加了 28%。鸦片产量下降了 3%，但长期趋势仍呈上升趋势 2022 年，阿富汗继续占全球非法鸦片产量的大部分（80%） 巴尔干半岛路线仍然是阿片剂的主要贩运路线，受 2020 年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2021 年的个别毒品缉获量有所反弹 2021 年阿片类药物缉获量大幅增加，符合长期上升趋势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阿片类非医疗使用的两类流行，一类与北美的芬太尼有关，另一类与北非、西非、近东和中东以及东南亚的曲马多非医疗使用有关，继续构成重大健康风险 在非洲，近年来有迹象表明曲马多的非医疗用途和相关危害有所增加 在北美，由使用芬太尼导致的过量死亡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在中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能否获取用于疼痛管理和减轻症状治疗的阿片类药物仍然存在很大差异 |
| 可卡因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021 年估计有 2,200 万人使用可卡因，占全球人口的 0.4% 美洲和西欧及中欧仍然是可卡因的两个主要消费市场 非洲和亚洲的需求在过去二十年中有上升，但区域需求仍然不平衡，数据的缺乏使人们无法清楚地了解这两个区域的使用水平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可卡因制造水平在 2021 年达到 2,304 吨（纯可卡因）的新纪录 缉获行动越来越多在南美洲生产地点附近进行，目前在南美洲缉获的总量比在北美洲缉获的总量高出三倍以上 可卡因主要通过海上贩运，贩运路线的地理分布较广，缉获的可卡因数量中有近 80% 与海上贩运有关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可卡因的全球市场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停顿后继续扩大：在过去十年中，全世界的使用量一直在增加，贩运量也在增加，制造量和缉获量都创历史新高 可卡因的市场也正在从北美和西欧的传统市场扩展到非洲和亚洲 随着非洲在全球供应中的作用不断上升，已经出现了新的可卡因贩运中心 |

| | 需求情况 | 供应情况 | 关键问题 |
|----------|---|--|---|
| 苯丙胺类兴奋剂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021年估计有3,600万人使用各种苯丙胺，占全球人口的0.7% 定性评估表明，2021年和过去十年中各种苯丙胺的使用情况增加 各种苯丙胺的使用流行率和使用者人数在北美洲最高，使用者人数第二多的是东亚和东南亚 2021年估计有2,000万人使用“摇头丸”类物质，占全球人口的0.4%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021年苯丙胺类兴奋剂缉获量创历史新高，全球范围内以甲基苯丙胺为主 苯丙胺类兴奋剂，特别是甲基苯丙胺，贩运的地域范围扩大，在非传统市场上出现了显著增长 近东和中东“Captagon（芬乃他林）”市场持续繁荣，2021年缉获量创历史新高 缉获情况表明，甲基苯丙胺的制造转向使用1-苯基-2-丙酮(P-2-P)前体，而不再使用麻黄碱和伪麻黄碱，尽管后两种物质的使用仍然很普遍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戒毒治疗方面的性别差距对使用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妇女来说尤其严重，因为妇女几乎占各类苯丙胺使用者的二分之一，但在接受苯丙胺类兴奋剂病症治疗的人中，妇女仅占四分之一 甲基苯丙胺的制造和使用继续蔓延到该毒品的传统市场之外，即东亚和东南亚及北美洲，尤其是进入西南亚、欧洲和非洲 阿富汗使用和制造甲基苯丙胺的情况增加，这在西南亚日益引起关注，该物质的贩运正在扩大到该区域以外 |
| 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水平低于受国际管制的毒品 新型精神活性物质2021年在大多数国家使用 主要来自高收入国家的有限数据表明，最常用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是合成大麻素受体激动剂（“合成大麻素”）和氯胺酮 在北美和欧洲，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可能正在减少，但东欧、亚洲和可能也有非洲，使用情况很可能正在经历中期的增长 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许多使用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将这些物质作为掺杂物或代替其他毒品使用，有时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以卡痛叶和卡塔叶为主的植物性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缉获量在2021年继续从2019年的创纪录高位下降 2020年和2021年，共有44个国家报告缉获了合成新型精神活性物质，高于十年前的36个国家。这些缉获量的规模很小，最常见的涉及氯胺酮，其次是合成卡西酮和大麻素 市场上不同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数量从2020年发现的555个增加到2021年的618个，其中87个是首次发现 除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类阿片外，几乎所有类别均报告增加，而2021年市场上的芬太尼类似物数量略有下降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管制制度成功地遏制了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在高收入国家的扩散，但新型精神活性物质贩运的地域范围继续扩大 在东欧和中亚等一些次区域，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已成为一个主要问题 氯胺酮仍然是东亚和东南亚使用最多的毒品之一，其使用可能正在几个次区域蔓延；该毒品单独使用或作为毒品混合物的一部分使用，使用者基本上不知道其含量 |

各个区域发展动态简介

| | 需求情况 | 供应情况 | 关键问题 |
|----|---|--|---|
| 非洲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西非和中非的大麻使用率特别高，2021年的过去年使用流行率接近 10%（3,000 万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尼日利亚的大麻使用流行率 该次区域 2021 年类阿片吸毒估计流行率（1.2%）也很高。曲马多的非医疗用途仍然是一个威胁，特别是在北非、西非和中非 非洲其他地区的类阿片使用者大多数是阿片剂使用者，主要是海洛因，少数国家还有可待因和鸦片 可卡因的使用似乎在整個非洲大陆普遍增加，特别是在西非和南部非洲，接受戒毒治疗的人数表明了这一点，尽管相关数据很少 卡塔叶（一种植物基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在东非很普遍，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在南部非洲报告得最多，但关于这两种情况的数据很少 在非洲 98 万名注射吸毒者中，有 10 万多人（11.3%）感染了艾滋病毒。在该区域内，南部非洲注射吸毒者在人口中的流行率最高（0.18%），艾滋病毒在注射吸毒者中的流行率最高（21.9%）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北非是向西欧贩运大麻脂的区域间中心 非洲占 2017-2021 年全球缉获的药用类阿片数量一半，主要是由于曲马多的非医疗用途 非洲的大多数可卡因都是在海岸附近缉获的。该区域，特别是西非，被用作从南美洲运往欧洲的可卡因转运地区 来自西南亚的海洛因通过非洲所有次区域贩运，通常以东非为入境点，然后进入非洲其他市场以及西欧和中欧的消费市场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非洲在毒品使用方面存在很大的性别差异，吸食大麻的男女比例为九比一 在非洲，大多数接受吸毒病症治疗的人年龄在 35 岁以下 大麻和类阿片是非洲大多数吸毒病症患者寻求戒毒治疗的原因毒品 非洲仍然是西非可卡因、东非海洛因和大部分产自该区域的大麻的主要贩运区域 与曲马多非医疗使用有关的类阿片流行继续构成重大健康风险，非洲一些国家对曲马多吸毒病症的治疗需求增加 2021 年，西非和中部非洲每百万人口平均 8 个每日标准剂量，仍然是受国际管制药物用于疼痛管理和减轻症状治疗的最低次区域，而北美每百万人口 28,868 个每日标准剂量 携带艾滋病毒的注射吸毒者普遍率在南部非洲尤其令人关切 |
| 美洲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北美的类阿片使用量仍然很高，2021 年 3.3% 的成年人报告过去一年使用过类阿片（1,090 万名使用者） 南美洲和中美洲以及加勒比是全世界使用可卡因产品造成接受戒毒治疗的人数比例最高的次区域 美洲非医疗使用药物兴奋剂的比例高于其他区域 近年来，在北美，特别是在墨西哥，接受甲基苯丙胺病症治疗的人数显著增加 北美洲注射吸毒者的流行率很高，估计 2021 年将有 1.0% 的人口（340 万人）注射吸毒；然而，注射吸毒者中艾滋病毒的估计流行率（7%）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尽管大麻市场迅速增长，但北美的大麻截获量正在大幅下降，因为大麻截获已不再是优先事项 2021 年南美洲可卡因制造量创历史新高，达 2,304 吨（纯可卡因） 可卡因缉获量已向南美洲的生产地转移，那里的缉获总量现在比北美洲的缉获总量大三倍以上 北美洲制造的甲基苯丙胺大部分用于该次区域内的消费。缉获数据表明，加工点的规模可能正在变得更大，其产量也在增加，尽管加工点的数量可能正在减少 尽管 COVID-19 疫情爆发时市场受到短期干扰，但 2021 年北美洲的甲基苯丙胺缉获量仍创下历史新高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与北美非法生产的芬太尼有关的类阿片流行病一直在推动用药过量致死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并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加速 在大麻使用水平特别高的北美，大麻使用的性别差距正在缩小 美洲受到可卡因贩运日益增加的影响，南美洲的毒品制造量达到创纪录水平 非法毒品经济、多种犯罪、人口流离失所和冲突正在加速环境破坏和人权退化，特别是在亚马孙盆地部分地区的弱势群体中 甲基苯丙胺市场正在北美扩大，同时与甲基苯丙胺相关的危害也在增加，反映在住院人数、戒毒治疗和用药过量致死人数之中 |

| | 需求情况 | 供应情况 | 关键问题 |
|----|--|--|--|
| 亚洲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全球使用类阿片的估计人数中有一半以上在亚洲（占该区域人口的1.1%），东南亚2021年的类阿片使用流行率是全世界最高的之一（3.2%） 甲基苯丙胺是东亚和东南亚令人关切的主要毒品，而鸦片剂，特别是鸦片和海洛因在西南亚和南亚占主导地位，“captagon（芬乃他林）”在近东和中东占主导地位 近年来，阿富汗使用甲基苯丙胺的情况增加，有关情况表明，西南亚和海湾国家使用甲基苯丙胺和“captagon（芬乃他林）”片剂的情况正在增加，但没有最近的估计数 东亚和东南亚有一个长期存在的氯胺酮非医疗用途市场 吸毒的性别差距在亚洲最大，在过去一年中，每100名使用大麻者中有91名是男性 亚洲是全球注射毒品人数最多的地区（2021年为520万），其中丙型肝炎患者人数最多（280万）；西南亚注射吸毒者中艾滋病毒流行率最高（29.3%）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022年西南亚的阿片剂产量略有下降，但东南亚有所增加，这两个次区域约占全球阿片剂产量的90% 有迹象表明，近年来阿富汗的甲基苯丙胺制造增加 近东和中东“captagon（芬乃他林）”市场持续繁荣，2021年缉获量创历史新高 东南亚有大量的甲基苯丙胺制造活动。2021年东南亚甲基苯丙胺缉获量继续快速上升，但东亚继续下降 可卡因缉获量表明向亚洲贩运可卡因的地理范围扩大，2019-2021年期间该地区缉获了大量可卡因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022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处于高水平，但2022年4月在阿富汗宣布罂粟种植禁令后的影响，包括其应用和执行，仍有待于从2023年鸦片收成上观察。阿富汗鸦片产量的变化将对世界几乎所有区域的阿片剂市场产生影响 阿富汗制造的甲基苯丙胺的市场正在向西南亚及其他地区扩展 甲基苯丙胺市场在东南亚继续扩大 中亚和外高加索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情况似乎在增加 黎凡特生产的“Captagon”片剂继续供应海湾国家的大型消费市场 北非和西非与曲马多非医疗使用有关的类阿片危机也延伸到近东和中东 西南亚是类阿片吸毒和注射吸毒者感染艾滋病毒流行率最高的次区域之一 |
| 欧洲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西欧和中欧仍然是全世界第二大可卡因市场 苯丙胺是欧洲使用量第二大的兴奋剂，仅次于可卡因 最近的趋势表明该区域甲基苯丙胺的使用情况增加 欧洲仍是“摇头丸”的主要消费市场 类阿片仍然是欧洲人接受戒毒治疗的主要原因毒品类型，但大麻紧随其后，在首次接受治疗的人中更为常见 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在西欧和中欧似乎仍受到控制，在东欧似乎有所增加，已成为一个主要关切问题 东欧的注射吸毒者流行率最高（2021年为1.3%），注射吸毒者感染艾滋病毒（25.4%）和丙型肝炎的流行率也最高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在西欧和中欧，大麻草贩运仍然主要是一个区域内问题；该次区域从北非进口了大量大麻脂 西欧和中欧仍然是合成毒品特别是“摇头丸”和苯丙胺的制造中心，尽管有迹象表明该次区域的甲基苯丙胺制造有扩大的趋势 暗网毒品市场于2021年继续扩大，主要由于Hydra Market（难以消除的祸害市场），其为全球最大的俄语暗网市场，直至2022年4月被捣毁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可卡因使用情况增加的长期趋势在2020年COVID-19大流行的最初阶段停止，但西欧和中欧似乎在2021年和2022年反弹 西欧和中欧因大麻吸毒病症而接受治疗的人数增加；2020年首次获得戒毒治疗服务的人中有近一半是因使用大麻而接受治疗的 在东欧，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市场在2021年扩大，可能是由于在线供应的扩大，特别是卡西酮 感染艾滋病毒和丙型肝炎的注射吸毒者流行率是东欧的一个主要关切问题 |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次区域上一年的可卡因使用情况仍然在全世界最多
 - 可卡因消费量（根据污水分析）低于世界其他地区，这表明大多数可卡因使用者是偶尔使用者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次区域上一年的“摇头丸”使用情况仍然远远高于全世界；这与污水分析中发现的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水平一致
 - 大麻使用大大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个次区域的使用流行率超过 10%
- 2021 年大洋洲海洛因、吗啡和可卡因缉获量增加
 - 2021 年甲基苯丙胺总体缉获量下降，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 甲基苯丙胺既在大洋洲生产，也从东亚、东南亚和北美进口到该区域。截至 2020 年的数据表明，用 1-苯基-2-丙酮前体制造的甲基苯丙胺的缉获量增加，这表明从北美进口该毒品的重要性增加
- 甲基苯丙胺已成为大洋洲令人关切的主要毒品，因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接受毒品相关治疗的人中，40%以上是因甲基苯丙胺吸毒病症而接受治疗的
 - 澳大利亚一般人口中甲基苯丙胺使用的年度流行率下降，但在使用者中，消费变得更加密集，对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
 - 污水分析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4 月，澳大利亚甲基苯丙胺消费量增加，随后在 2020-2022 年期间下降，可能与 COVID-19 大流行有关
 -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个次区域，接受与毒品有关治疗的人相对年轻，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在 35 岁以下，19 岁以下的人占相对较高的比例，约为 17%
 - 大洋洲 15-16 岁在校学生中使用大麻的流行率也相对较高，为 17%，而全球平均数为 5.3%